

# 編後語

本期內容仍大體分為文與獻兩大部分。在文方面，我們除了討論本所藏品外，也包含了文獻的輯佚與校刊和博物館收藏的問題；在獻方面，我們除了介紹了本所前輩學者的發現與研究方法外，也涵蓋了異地學者的貢獻。

陳昭容的〈史語所藏平安侯家染鑪－兼談染鑪染杯的相關問題〉介紹了本所所藏的「平安侯家染鑪」，並對染鑪與染杯的功能提出了和前人不同的看法，將相關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。李宗焜的〈傅圖收藏的「項子京舊藏」古籍〉則從藏印考察本所所收藏的原項子京藏圖書的真偽，也論及明人的作偽之風。

陳鴻森〈錢大昕潛研堂遺詩拾補（增訂稿）〉與楊儒賓〈讀《東西均注釋》札記〉兩文為歷史學者較少從事的文獻考訂。這類工作雖常被視為餽飣補苴，但學者之識力與所費之功夫隨文可見，無地藏拙，較之一些言而無物或襲人糟粕的長篇大文更為受用。無奈這類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，在現今的環境下卻不受重視。然而這類奠基性的工作，原本就是文史學界殊異之處。本刊以能刊登這些在一般評鑑刊物難以存身，但學術上卻不可或缺的研究為榮。

本刊以往常敘述本所先賢遺事，以紹繼傳統，勗勉將來。邢義田的〈夏鼐發現敦煌漢簡和晉泰始石刻的經過〉與廖伯源的〈嚴耕望先生對石刻史料之運用〉分別談到了夏鼐與嚴耕望在發現與運用新史料方面的貢獻。吾人除可從中想見本所前輩之遺風外，亦可一窺在二十世紀初強權環視之下，本所為與外國學術界相抗衡，而開展出來歷史、考古、語言隱隱相撐持，用以重新定義「中國」為何的研究綱領。

廖肇亨的〈博奧渺深 奧義迴環－荒木見悟教授學問世界管窺〉介紹了荒木見悟這位日本佛教研究的魁首；他所譯的〈中國佛教基本性格的演變〉則引領讀者品嘗荒木學術之一瓣。張幸真的〈克洛爾台大物理系：一位德國教授在台灣〉介紹了日據時代來台的旅

人克洛爾教授。在近代世界物理史，克洛爾也許只是一位默默無聞的物理學家，但在台灣這塊異域，他奉獻了一生。就像我們大部份的人一樣，我們的生命史只對那些曾接觸過我們的人有意義。多數物理史家也許無意在他們的歷史著作中留添克洛爾一筆，但對於台灣的物理學圈，這個孤獨的旅人或許曾是他們生命中一瞥的驚鴻。

戴麗娟的〈歷史脈絡中的布杭利碼頭博物館〉則引爆了博物館在後殖民時代定位的文化話題。歐洲的博物館史原來就是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擴張的一環。那麼在這個殖民擴張普遍遭到唾棄的時代，像布杭利碼頭博物館這樣新的博物館將何去何從，或許可以為現在台灣相應於國族主義而不斷建立的各種博物館、民俗陳列館、文化中心等提供一片他山之石。